周季編略

周季編略

定海黄式三纂

烈王五 安王子王名喜

丙午元年春正月王踐位

日有食之表

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初三晉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皐康子曰成皐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今用臣言則韓必取鄭

矣韓康子從之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

依國策世家編鄭世家康公二十一季滅無後又見韓世家韓哀侯二季韓既徙鄭諸書遂偁韓王爲鄭王猶魏王偁梁王也周策宮它謂周君曰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亾韓非五蠹曰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呂覽言魏請韓封鄭語蓋有所本然魏攻荊攻秦事不見史語又兩技不敢錄竹書紀季書晉桓公邑哀公于鄭與史記合書滅鄭于安王二十一季與史記異陳樫掌謂輯紀季者設以康公之二十一季爲安王二十一季也陳氏袒護紀季此類猶存公是成皋故虎牢亦名制

趙侯章薨謚曰敬子種立

趙世家敬侯十二季

越大夫寺區定越亂初無余即位

紀季索隱引紀季作初無余之後號莽安立季即起元國亂不可攷季無君也

丁未二年春正月趙侯即位後諡成

趙公子勝以爭立作亂不克趙世家云成侯元年大事記書于明年

秦蘇胡逵師伐韓韓將襄敗蘇胡于酸水紀年水經濟水注引同秦獻公十一年韓哀侯三年紀年于顯王三十一年重出此條注云不知何年坿此洪云水經注引此條本不紀年今輯者重出此條以此意知今本紀年之爲後人所掇集也

秦徙都櫟陽勢漸彊太史儋見秦伯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本周紀秦紀老子傳漢書郊祀志合纂周紀十七歲秦紀作七十七歲老子傳作七十歲注家說各不同漢書郊祀志顏注云史記舊本皆作十七今從之儋見秦獻據漢郊祀志在靈公作畤後之四十八年據周秦紀去孔子卒後百有五年年數相符老子

傳云孔子歿後百二十九年亦誤

戊申三年六月趙雨雪趙世家成侯二年呂氏解題曰今之四月也

燕敗齊師于林營本燕世家索隱及殿本史記年表參正燕釐公三十年齊威王六年今本表作林孤營亦有作林孤者

魯伐齊入陽關齊世家年表魯共公四年

三晉伐齊至博陵齊世家作博年表博作鱄通鑑三晉作魏

燕君莊薨謚曰釐子立世家釐公三十年一作僖

宋公田薨謚曰休子辟兵立世家休公二十三年

衛侯繽薨謚曰愼子訓立世家愼公四十二年

己酉四年春正月宋公即位後諡桓

燕侯即位後諡桓

衞侯即位後諡聲

趙以大戊午爲相趙世家成侯三年徐注戊亦作成

衞伐齊取薛陵齊世家威王七年大事記書于下辛亥誤

趙伐衞取鄉邑七十三趙世家

魏敗趙師于北藺魏趙世家魏趙表同魏武侯十五年式三按魏魏表書衞聲公元年又書敗趙北藺本是二事後人誤讀合爲一事以爲衞敗趙或因是改趙世家之魏爲衞大事記亦沿之而誤奉魏世家未改又柯本王本毛本及殿本史記趙世家之魏字尙未改爲衞也

鄒孟氏軻生 孟氏譜云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季壽八十四逆推之書此與三遷志季表合婁一均鄒縣志金孫嫡孟子墓記皆同此說孔子生于靈王己酉距此一百八十季孔子卒于敬王壬戌距此百有八季孟子云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與此亦合孔叢子雜訓有孟子請業于子思語後人遂移孟子之生于定王安王皆誤通鑑錄子思告孟子之言于孟子適魏之季爲孔叢子所誤據孟子外書性善辯一孟子受業于子思之子子上子上名白見禮檀弓與孟子五世之澤語相符三遷志師授篇云子思壽百餘歲與孟子接未是

庚戌 五季魏伐楚取魯陽 季表魏武侯十六季楚肅王十季

韓山堅弒其君謚曰哀子若立 世家哀侯六季子懿侯史失名據紀季名若紀季云山堅賊其君姓山名堅史作嚴堅嚴一聲之轉也通鑑書韓嚴遂弒其君又牽入聶政刺韓傀事不可從哀侯被弒烈侯因刺傀并中以救得免二事迥異

趙秦戰于高安秦師敗績趙世家成侯四年秦獻公十四年

魏侯擊薨諡曰武不立太子公子罃與公仲緩爭立國內亂魏世家武侯十六年

楚伐齊齊侯使淳于髡請救于趙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大笑冠纓絕齊侯問其故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益齎黃金百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至趙趙兵出楚引兵去依滑稽傳編齊威王八年說苑六與滑稽傳有異同

辛亥六年春正月魏侯卽位後偁王諡惠

韓侯卽位後諡懿

趙伐齊取鄄年表趙世家無取字此依齊世家表齊世家鄄作甄此從趙世家齊威王九年趙成侯五年趙世家正義濮州鄄城縣

魏敗趙師于懷趙世家與年表同依魏世家後一年

齊侯自初卽位委政于卿大夫九年之閒諸侯並伐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妄造毁譽卽墨大夫賢而日毁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有虞姬名娟之者諫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

之乃誣言虞姬幼與北郭先生通齊侯疑之閉虞姬于九層之臺使有司驗問有司受破胡賄詞不符乃召虞姬自問之虞姬對曰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污栁下惠覆寒女不爲亂積之于素雅故不見疑妾不能此辠一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辠二也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歎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内感動城市妾不能此辠三也妾當死不俟重陳然願戒君者羣臣爲邪破胡最甚君不執政國殆危矣于是齊侯大悟出虞姬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

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安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趙攻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遂烹阿大夫及周破胡于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國大治世家列女傳六辟士能曰齊威之彊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薛氏有感而云然百烹刑不足恣也

齊侯來朝是時諸侯莫朝齊獨修禮天下賢之表注

趙攻鄭得之以與韓韓以長子與趙據趙世家編大事記云韓分鄭地長子與

趙解題曰鄭滅六季矣安得復攻鄭意者韓滅鄭之時趙與有勞焉至是韓始以地酬其功與

魏侯初立難未平魏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說韓侯曰魏罃與公仲緩爭立偁罃頎不以罃爲君也今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韓侯說乃與趙合軍以伐魏取葵進兵戰于濁澤魏師大敗圍之趙侯謂韓侯曰殺魏君立公仲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侯曰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于宋衛我終無魏之患矣二國不和韓乃以其師夜去趙亦歸以魏世家表紀季通鑑參定季表書此事于惠王二季通鑑同濁澤一作涿澤今從魏世家司

馬遷曰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韓趙徙晉侯于屯留本紀季編是初徙屯留也至顯王二十季再徙屯留矣大事記云魏趙韓滅晉徙靖公于屯留疑未是

楚王臧薨謚曰肅無子立其弟良夫楚世家肅王十一季

宋公辟兵薨謚曰桓子剔成立桓史作辟此依索隱所引紀季及莊子也宋桓公三季

壬子七季春正月宋公即位爲弟偃所逐無謚

楚王即位後謚宣

日有食之季表

秦大疫秊表秦獻公十六秊

魏敗韓師于馬陵秊表魏惠王韓懿侯二秊

中山築長城備趙也趙世家成侯六秊

王崩諡曰烈弟扁嗣立本紀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紀秊魏世家徐廣注引同徐氏統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卽是王錯也

冬秦桃華秦紀

魏庖丁爲魏侯解牛奏刀騞然魏侯曰技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臣始解牛之時所見

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同隙導大窾空也因其固然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釋文肯著骨肉也綮猶結處也軱戾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游刃必有餘地矣魏侯曰善莊子養生上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釋文引崔譔及司馬彪注云梁惠王今據之天理者天然之條理循之則天下事無不治不循之則白折庖丁此言蓋有師傳不第養生之道如此也莊子多寓言如此篇則發于觧矣故錄之

周季編略卷五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黄式三集

顯王六上 王名扁烈王弟

癸丑元年春正月王踐位

天雨金于秦之櫟陽四月至八月秦自以爲得金瑞作畦時于櫟陽祀白帝初秦襄公始爲諸侯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閒作鄜時至德公居雍後宣公作密時祀青帝靈公作吳陽上時祀黄帝下時祀炎帝至此有畦時故雍有西時祀青黄赤白四帝 本年表參封禪書索隱正義秦獻公十七年依秦紀在獻公十八年

水經注引封禪書亦云十八年按封禪書云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自秦滅東周逆推之距此適百二十歲則年表可從也漢光武時改定漢為火德秦為金德本此詳見史高祖紀斬白帝注揚子法言曰僭葬重于祭祭葬重于天秦用事四帝而天王不臣反致文武胙何以制秦

齊伐魏取觀津表及魏世家參定齊威王十一年魏惠王三年紀年書此事于烈王七年水經河水注同

齊伐趙趙獻長城以和趙世家云侵齊至長城趙表同齊表云趙取我長城通鑑從之據齊世家于烹阿大夫之後書遂起兵擊趙敗魏魏請獻觀津趙歸長城則趙世家年表譌也說見大事記趙成侯七年

韓趙以師入寇本趙世家編韓懿侯三年綱目取嚴君臣之義明年及此年韓趙入寇不書此其疏漏也

韓城邢邛紀年水經濟水注引同

秦命子向爲藍君紀年水經渭水注引同

田開之見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游何聞焉對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于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開之曰聞之夫子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抗禮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皆不鞭其後者也莊子達生淮南子人間訓莊子郭注鞭其後去其不及也釋文鞭崔本作趣云匿也覗其羸疾在後者匿著年中養之也

甲寅二秊韓趙以師入寇分我東西都桀威公之孽也初武王定鼎于郟鄏即河南周公營之以爲都是謂王城復營洛陽之下都以居殷民是爲成周以二者言之王城西而成周東也平王東遷都王城子朝之亂敬王徙居成周歷世因之至考王乃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以續周公之職東之成周王都之西之王城桓公分治之其權統之于

王也自威公之時東西二都有隙威公猶和解之至此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西都與東都分爲二本趙世家大事記韓非說疑呂覽先識說苑權謀周策吳注參定韓非子內儲云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于君君欲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此言與史歧異

西都惠公立因東西都分爲二乃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王是爲東周公據周紀編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封班在此季周紀類敘此事于考王末季特因封桓公而終言之耳近儒惟梁曜北考此爲昭大事記書此事于考王末季書桓公薨威公立于威烈王十二季按周紀桓公之子威公威公之子惠公桓公薨于威烈王十二季則考王末不得有惠公何得有惠公封少子事此決不可從也金氏壽編及今馬宛斯驌繹史段西崖長基統紀表皆誤

龍門河水三日赤紀年水經河水注引紀年同

乙卯三年魏侯韓侯會于宅陽遂逹師城武都師爲秦所敗謹魏表及韓魏世家大事記參定魏世家本文未誤注家所分句讀失之也大事記作遂伐秦城武堵伐秦之文非史所有讀城武都爲句與年表合則是也武都魏世家作武堵同聲假借秦表云敗韓魏洛陽通鑑從之分二事非也段氏統紀表言洛陽兵入秦彊亂周之大亦非也魏惠王韓懿侯五年秦獻公十九年

趙侯會齊侯于阿下趙成侯九年齊威王十三年趙世家會作戰大事記從徐廣注改戰爲會呂云世家倂齊烹阿大夫之後諸侯莫敢加兵二十餘年此祇五年中百當從別本

魏公子景賈伐韓與韓將明戰于陽魏師敗紀年陽作韓水經濟水注引紀年作陽從之

丙辰 四年魏伐宋取儀臺（年表魏惠王六年 宋公剔成五年）

趙攻衞取甄（趙世家成侯十年 衞聲公八年）

魏發逢忌之藪以賜民（紀年 漢書地理志注引同）

越寺區弑其君初無余是爲莽安是時越三世弑君矣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壽翳初無余爲三世）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之以王輿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越人乃立搜爲君（紀年莊子讓王呂覽貴生合編淮南子以搜爲翳按翳將惟不壽見弑此言三世弑君非翳明矣史記作之侯侯搜音同初無余亂中郎位以立年起元計之止十一年今本索隱引紀年云立十）

二季二字誤索隱又引樂資云王子搜號曰無顓今從之索隱云王之侯卽無顓今本誤正之

丁巳 五季春正月越王卽位 又號菼蠋亦號無顓

秦章蟜伐魏魏求救于韓趙戰于后門秦敗魏韓趙之師斬首六萬乃命秦伯爲方伯賜以黼黻之服 世家本紀秦獻公二十一季魏惠王韓懿侯七季趙成侯十一季乃者[illegible]辭不得已而命之也后門趙世家作石阿

雨碧于鄭 鄭謂韓地今本紀季鄭作鄧陳穆堂云鄧乃鄭之訛

戊午 六季秦攻魏少梁趙救之 見世家魏惠王八季趙成侯十二季秦獻公二十二季

魏伐趙取列人及肥 紀季水經濁漳水注引同

雨黍于齊 紀季齊威王十六季

己未七年秦庶長國伐魏敗魏師于少梁虜其太子取龐秦魏表兩言太子是也趙世家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痤魏二字倒秦紀魏世家云虜公孫痤亦譌蓋後人竄改之而言其譌耳公叔痤非公孫痤也明年痤病死非虜死也秦獻公二十三年魏惠王九年

魏公叔痤敗韓趙之師于澮北獲趙將樂祚取趙皮牢魏侯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辭曰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前覛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甯爨襄之力也縣賞罰于前使民信之君之明法也臣何力之有乎魏侯曰善于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巴甯爨襄田各十萬魏侯曰

公叔非長者乎既爲寡人勝彊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乃加與田四十萬爲田百四十萬表趙世家與魏策參定韓懿侯九年趙成侯十三年表言敗澮公叔痤將戰澮北獲趙樂祚見魏策取皮牢見趙世家壽言公叔與吳起隙國策注以爲一人意者隙固甚微與抑或生則疑之歿則知之與年表書取皮牢于後一年

趙侯韓侯遇于上黨趙世家云韓昭侯昭當作懿

韓大雨三月年表

魏始築長城下言是時魏築長城則長城之築起是年水經注引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城于西邊是西偏一役魏世家惠王十九年云築長城是功竣之年也大役緩成古多如此

魏侯韓侯會于巫沙紀年水經濟水注引同

衛侯訓薨謚曰聲子不逝立世家衛聲公十一年不逝世家作遬又作邀索隱云壽穆公名遬以系本作不逝爲是

燕侯薨謚曰桓子立世家燕桓公十一年

秦伯連薨謚曰獻子渠梁立年二十一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閒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巫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會盟于是新主有發憤修政意表秦獻公二十三年與紀異巫舊本作巴巫從史記改

魏與趙以榆次陽邑紀年趙作邯鄲水經洞過水注引紀年同俗本紀年作與趙戰于榆次陽邑趙戰乃邯鄲之譌秦本紀莊襄王三年蒙驁攻趙榆次即此地

庚申八年春正月衛侯即位後諡成

燕侯即位後諡文

秦伯即位後諡孝

彗星見西方年表

趙與韓攻秦趙世家趙成侯十四年韓懿侯十年

魏引河水入于圃又為大溝以引圃水紀年水經渠水注引同魏惠王十年

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歸魏紀年水經青衣水注引同徐統箋以歸魏為入

歸陳集證以爲水歸陳是

魏伐趙依魏表魏世家取皮牢在此季趙世家以取皮牢屬肅季

秦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戒戒界通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有內憂未遑外事三晉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

吾將予以尊官且與分土衛公孫鞅聞是令西入秦鞅衞之庶孼也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病以奇材薦魏侯默然不應痤屏人言曰君不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魏侯許諾而去痤乃以實告鞅使速行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遂不遯吞公叔痤卒巳葬見魏策迺入秦因嬖臣景監求見秦伯秦伯不說其言以責景監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始難悟矣後五日復求見秦伯怒諡甚鞅曰吾說公以王道亦不入也迨三見論富國彊兵之術秦伯說鞅曰吾說公以霸道欲用之矣四見

與語秦伯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語數日不厭遂用之秦紀商鞅傳合纂商子書言使民不貴學不賤農民不貴學則力農而不偸民不賤農則國安而不殆又言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然則其始見孝公而論帝王之道後儒能不疑爲夸說乎式三謂後世上篇言書者皆談王道而所行不及乎霸多矣以鞅之智豈後儒所說帝王之道獨范昧無知不能言哉而行于秦筆于書者如此所以取信于秦孝公而士苟且以就功名皆此類也

秦伐魏圍陝城 秦紀

秦伐戎斬獂王 秦紀

辛酉 九年致文武胙于秦 周紀秦紀年表孝公二年

魏及趙伐齊趙世家魏惠王十一秊趙成侯十五秊齊威王十九秊

秦伐韓次于懷城殷紀秊水經沁水注引同韓懿侯十一秊

壬戌十秊星晝墜于魏有聲表世家魏惠王十二秊

秦伯既用衛鞅鞅欲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明戰攻之賞罰恐人議之乃說秦伯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有高人之行者常見非于世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秦伯俌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居官守法可也智者作法愚

者制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前古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然則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不足多秦伯以鞅言為善卒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伺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收以為奴宗室非有軍功不得與屬籍尊卑爵秩等級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

富無所芬彎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予金如約以明不欺迺下令 商君傳 本紀

秦置浴官 大事記依 商子修

韓侯若發謚曰懿子武立 世家懿侯 十二年

魏龍賈遷師築長城于西邊 紀年水經注引郡國志長城 自卷逕陽武到密為龍賈所築是西偏 一役也

楚伐魏決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 紀年水經河水注參 定楚宣王十一年

趙與韓魏分取晉君屯留地徙之端氏趙世家紀年成侯十六年晉君處屯留十一年而徙端氏越十一年而復徙屯留覩君如弈棋與抑不如也

癸亥十一年春正月韓侯卽位依史記後證昭竹書作釐侯韓策作昭釐侯

秦敗韓師于西山韓世家年表秦孝公四年

魏伐韓圍宅陽宅紀年作乇據水經濟水注改韓侯使許息致平邛戶牖首垣諸邑及馳道于魏魏取馳道諸邑馳紀年作枳與韓以鹿邑魏侯因會韓侯于巫沙而釋宅陽之圍水經注五卷河水及七卷濟水引紀年與今紀年本同紀年又言歸釐于鄭徐箋以釐爲邑名韓本紀紀年釐下有侯字任釣臺從韓本以爲魏執韓釐侯以伐韓旣盟而釋之也疑不敢決姑闕之魏惠王十三年

趙侯魏侯遇于葛孽趙世家成侯十七年

齊相田嬰封薛號靖郭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侯有輟意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于齊嬰曰願委之于子公孫閈因適楚說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楚王以為然因不止而田嬰之封遂成齊田嬰封薛史記以為在宣王時國策吳注詳言其謬索隱引紀年以田嬰封薛在威王時為梁惠王後十三年吳注云惟梁惠王壽十三年正當威王之世疑此處有差互據吳說封薛當在此年齊以薛封田嬰偁君鄒忌為相亦封成偁君

事相瞭也齊威

王二十·年

齊鄒忌以鼓琴見齊侯齊侯說而舍之右室未幾齊侯鼓琴忌推戶入曰善哉齊侯不說曰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大弦濁以溫小弦廉折以淸攫之深醳之愉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害以是知其善也齊侯曰善語音忌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齊侯又勃然不說曰治國家弭人民何爲乎絲桐之閒忌曰大弦濁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淸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

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亾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齊侯說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忌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亾忌曰請毋離前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忌曰請自附于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狗皮忌曰請擇君子毋襍小人于其閒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請修法律而督姦吏髡說畢趨出詣其僕曰告之微言若

嚮之應辭是人必封不久矣依世家年表是威王時事新序雜事二以爲宣王時事文亦不同今本史記溷以春溫據索隱春衍字

秦鞅以新法行于國朞年秦民言其法之不便者以千數于時太子適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由是秦人皆畏法本商君傳秦孝公四年剿虔在後此未知何刑

甲子十二年魏侯趙侯會于鄗年表魏世家同魏惠王十四年趙成侯十八年通鑑作魏韓譌郎亦作滈

宋取韓黄池年表宋公剔成十三年韓昭侯二年

魏取韓朱邑韓侯惡或說韓侯曰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癈右手攫之則左手癈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其攫之乎韓侯曰寡人不攫也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兩臂也今韓魏之所爭者一邑胥非天下之重也君顧愁身以傷生何哉

季表韓世家莊子讓王呂覽審爲合纂不言子華子而偁或闕疑也今子華子書有與齊晏平仲管趙簡子問答雜召事以爲春秋時人晁氏昭德朱子晦庵及今顧亭林屢辟今本爲後人僞撰則以本不爲子華子難據也莊子偁子華子見韓昭僖此莊子據所見言之不誤矣墨子書言子墨子春秋公羊家云子司馬子子沈子凡弟子偁其師之姓曰子某子莊子書中偁子列子子華子豈莊子之師與而僞以子華爲字未可臆定

楚使令尹黑迎女于秦年表楚宣王十三年秦孝公五年

齊鄒忌為相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君鄒忌告齊侯曰臣衣冠窺鏡問臣之妻曰孰與城北徐公美孰與猶何如也妻曰徐公未有若此之美也臣不自信復問妾妾亦曰徐公未有若此之美也臣又不自信有客從外來與坐談復以是問客亦曰徐公未有若此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乃知臣妻之美臣者私臣也妾之美臣者畏臣也客之美臣者欲有求于臣也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君朝廷之臣莫

不與君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君由此觀之君之蔽甚矣齊侯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進諫者衆本齊世家年表及國策策云下令求諫之後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今按史表是年趙侯如齊明年宋公趙侯會平陸又明年魏侯朝齊皆與策合足見能受諫者之效策語不虛也

齊威王二十二年

趙侯朝于齊年表

越王授欶號曰無顓又號菼蠋亦次無疆立索隱引紀年無顓八年今本紀年同又索隱引紀年號菼蠋亦引樂資說號無顓兩存之水經注稽古錄單刻索隱本今本史記及紀年疆作

彊

秦鞅為政違禮義棄倫理幷心于進取行之二年秦俗日敗其民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耝杖彗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帚而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居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異於禽獸者亾幾耳然幷心赴時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賈子時變及漢書賈傳

乙丑 十三年春正月越王卽位

宋公魯侯衛侯韓侯皆朝魏是時魏方彊也魏侯觴諸侯

于范臺酒酣請魯侯舉觴魯侯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楚君登強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湟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之威之美也

前夾林而後蘭臺彊臺之樂也有一于此足以亾國兼此四者可無戒與魏侯俑善國策魏世家年表徐廣表注引紀年參定宋公剔成十四年魯其公二十一年衛成侯六年韓昭侯三年魏惠王十五年今本紀年書來朝于十二年書觴諸侯于烈王二年未知依何書宋入

趙侯燕侯會于阿趙世家年表趙成侯十九年燕文公六年紀年阿作安邑燕侯作燕成侯

宋公趙侯會齊侯于平陸趙世家年表齊威王二十三年平陸齊地

秦公孫鞅行新法三年百姓有言其法之便者秦伯以為法之善也命鞅為左庶長秦孝公六年事見秦紀後儒或駁之式三謂鞅道政齊刑愈于政刑之不一者況鞅之法豪猾多利之秦紀非誣也因編而正之

丙寅十四年魏侯朝于齊齊侯與魏侯田于郊魏侯問齊侯曰齊亦有寶乎齊侯曰無有魏侯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齊侯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君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肦一作盼譌作盻田肦非田嬰以為一人者誤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歸之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侯慙

不能答齊世家季表通鑑魏惠王十六季齊威王二十四季韓詩外傳十以此爲齊宣王時事

趙作檀臺魏以榮椽獻之趙世家成侯二十季舊劉說以榮椽爲地名此依鄭君康成以爲屋翼與榱材也

秦伯魏侯會于杜平季表秦紀同魏世家作社平秦孝公七季

魏侵宋取黃池宋復取之世家季表宋公剔成十五季

楚以昭奚恤爲相依大事記編以下與景舍論救趙事推之也楚宣王十五季式三按新序襍事一有昭奚恤對秦客觀楚寶事是昭奚恤與令尹子西葉公子高等同仕當在楚白公未亂惠王十季之時此時一百二十餘季矣楚策以昭奚恤爲宣王之臣通鑑大事記皆同豈將後有兩昭奚恤與抑對秦客觀楚寶者非昭奚恤而新序或誤與凡若此類疑不能詳依舊存之以俟通者

秦公孫壯伐韓圍焦城不克壯遂違師城上枳安陵山氏紀年水經渠水注引同

趙伐衛取漆富丘城之紀年水經八濟水二注引同衛成侯七年邯作兵者譌

齊師及燕師戰于泃水齊師遁紀年水經鮑邱水注引同燕燕文公七年

丁卯十五年韓侯如魏之中陽朝魏也申不害告韓侯曰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韓侯從之紀年水經渠水注引同韓策或謂鄭王章韓昭侯五年魏惠王十七年

楚王朝諸侯魯侯後至而獻酒搏楚王怒欲辱之魯侯不受命曰我周公之胤長于諸侯用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

送酒已過禮矣責其薄無乃大甚乎遂不辭而還楚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莊子胠篋篇魯酒薄而邯鄲圍釋文云楚宣王魯恭公梁惠王時事符合今淮南繆稱訓高注本于許注釋文亦引之與此異初魏欲擊趙而與趙之與楚親必相救至此楚伐魯魏將攻趙之邯鄲季梁諫魏侯曰今者臣來見人于大行方北面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奚為北面彼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之楚路也彼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之楚路也彼曰吾御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君欲成霸王之舉恃國大兵銳而攻趙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是猶之楚而北行也魏

侯不聽鮑注云季梁魏人非列子所偁鮑氏以爲有二季梁也按策文本云魏將攻邯鄲通攷冉後魏攻邯鄲此季事爲箸亦闕係爲最大也則季梁言宜錄列子仲尼篇言季梁之疢楊朱望其門而歌力命篇言楊朱之友季梁病其子謁醫矯氏俞氏盧氏此季梁非即彼季梁與遂伐趙圍邯鄲趙求救于楚

楚昭奚恤謂王曰不如無救趙而以彊魏魏彊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景舍曰不然魏之攻趙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亾形而魏無楚慮是楚魏共害趙也魏何敝焉且趙知亾形而見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

獘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王因使景舍起兵以援趙趙又求救于齊齊侯欲起兵至邯鄲段干綸曰救邯鄲軍于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不如南攻襄陵俟邯鄲拔而乘魏之獘是趙破而魏弱也（策作綸史作朋）齊侯然之乃使田忌圍魏襄陵田忌既受命意猶豫復欲引兵之趙齊人有孫臏者本孫武之後綮與龐涓同學兵法涓仕魏自以爲不能及臏乃陰使召臏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其終身癈棄齊使者如魏孫臏以刑徒陰見齊使以爲奇竊載以歸田忌客之薦于朝至此時謀救趙齊侯欲以臏爲將臏辭

以刑餘之人不可使將乃使忌爲將臏爲師居輜車中坐定計臏因田忌之欲赴趙進諫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難自解耳今魏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老弱罷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解趙之圍而收魏之敝也忌從之本國策年表世家孫子傳陸氏莊子胠篋篇釋文魯共公二十三年趙成侯二十一年楚宣王十六年齊威王二十五年

宋伐趙圍其邊城畏魏而助之也魏將伐趙徵師于宋宋請于趙曰魏徵師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魏伐趙則寡人不忍也請徐攻邊城而留其日以待趙許之遂圍其

一城本宋策刪

威十六年

東周君與韓以高都紀年水經伊水注引同佛東周君與之未必由王命也後高都終歸周見

下韓策

氏之役

秦敗魏師于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年表秦紀秦孝公八年式三按魏惠王十五年齊國勢甚彊諸侯朝之齊秦大國亦與聯好此秦取魏少梁必弱魏攻邯鄲國虛少兵之時迺魏拔邯鄲秦使商鞅和魏魏必有請還少梁之約至齊楚其敗魏師秦必負約因有襄陵之役然則魏之攻趙失計甚矣使不攻趙秦安敢輕攻魏齊楚亦何至構兵哉此季梁之諫所以爲至言也

戊辰十六年魏拔趙邯鄲泗上十二諸侯皆服魏侯迺遂諸侯來朝于孟津因謀報秦以其取少梁也秦伯懼乃使左

庶長鞅適魏講和鞅致事畢遂說魏侯曰君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君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此君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不若北收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收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君有伐齊楚之心以從天下之志王業已見君可以先行王服魏侯聽鞅言遂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夏車偁夏王聲言齊楚救趙必伐齊楚齊楚聞之皆怒齊田忌圍襄陵益急魏師自邯鄲還與齊師戰于襄陵魏師大敗楚景舍乘魏之敗取魏睢濊之間魏乃去王號事見秦策武王時謂秦王章又見始皇時爲六國說秦王章又見齊策說

閔王章大事記據之云是年魏偁王也魏惠王十八年趙成侯二十二年齊威王二十六年楚宣王十七年襄陵孫子傳作桂陵

齊自偁王 本世家後顯王三十四年齊宣魏惠會徐州相王則齊威王偁王十年而襲齊宣初即位之時尚未襲先世偁王也

韓以師入寇取我陵觀廪邱 年表韓昭侯六年廪一作邢按韓城邢邱在鄭元年此作廪爲是綱目書韓伐東周大謬

魯侯奮薨謚曰共子屯立 本年表編據世家共公二十二年始立于安王二十六年乙巳終戊辰當是二十四年也皇甫謐云始乙巳終丙寅與此相差二年屯漢律厤志通鑑講毛

己巳十七年春正月魯侯即位 後謚厤

秦用公孫鞅法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鬬其民初言令不便者此時來言令便鞅曰此亂化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城自後民莫敢議令秦伯以鞅為大良造商君傳言十年是孝公十年非法行十年表于是年書大良造可見蘇子瞻志林論司馬子長偁商鞅之功為子長之辠式三謂史固有溢辭也如謂鞅竟無功不可也鞅道政齊刑其法之成如黃椑之氣能補五榖之不足但不可以黃椑為五榖耳是以十二年錄賈子語此節錄史傳功辠並見于事為允

秦大良造鞅遂諸侯之師圍魏襄陵諸侯圍襄陵見魏世家及表鞅伐魏見秦紀及表與商君傳通鑑分二事實一事也魏惠王十九年紀傳表皆言伐魏降安邑安邑魏都也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自安邑徙大梁此時豈有安邑降秦之事通鑑刪之附注辨之是也

魏築長城成塞固陽備秦也魏世家表同烈王七年中山築長城顯王元年趙獻齊長城此明年齊築長城三十六年趙築長城則中山趙齊魏俱有長城也紀年于十年書龍賈率師築長城益大事非一年就也

燕伐趙圍濁鹿趙逐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梁燕文公十年趙成侯廿三年見紀年水經滱水注引同紀年云趙武靈王救濁鹿徐氏統箋以爲是時武靈王或已能將兵也式三按下四十四年武靈王即位年尚幼徐說非

魏惡楚相昭奚恤使江乙仕于楚以毀之江乙謂楚王曰人以狗爲有勢而恣之其狗常溺井鄰人見狗之溺井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

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楚王不信江乙之言以告昭奚恤奚恤對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使人入閒臣甚畏之非畏魏也如彼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臣之得辠不遠矣楚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未幾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隨狐行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王之地方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故人臣而

見良者是見君之威也江乙又謂楚王曰人有好揚人之善者于王何如楚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人有好揚人之惡者于王何如楚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將有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而王終不知者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楚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江乙又爲從山陽君請封于楚楚王許之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于楚不當封江乙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毀昭奚恤于楚王依魏策新序襍事二合纂楚宣王十八年通鑑綱狗蘇告者之文於荊一年

庚午十八年秦城商塞十年表孝公十一年

秦大良造鞅圍魏固陽降之年表魏惠王二十年

魏歸趙邯鄲盟于漳水上趙成侯二十四年見表世家

秦伐趙攻藺趙世家

齊築防以爲長城紀年水經卷二十六汶水注引同史記蘇秦傳注引亦同惟指爲齊閔王事則誤也威王二十八年

韓以申不害爲相不害鄭之京人也學本老子而主刑名以術干韓侯魏之圍趙也韓侯問曰吾誰與對曰此國之大事安危之關也臣請苦思之退而微謂趙卓韓鼂曰子國之辯士也爲人臣者言不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

進議于韓侯不害微視韓侯之意而言之遂大說至是爲相本國策季表申傳韓世家韓昭侯八季韓非子內儲上言趙令人因申子請兵于韓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否則恐惡于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皃而後言之卓鼂作紹沓文異事相似觀申子告卓鼂語忠臣之道亦已識之以道繩人以術全己學老而刻者也

堂谿公見韓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當底也有瓦巵而有當君將何取以飲韓侯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巵至貴既漏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臣之語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韓侯俯善申不害因進言曰獨視者爲明獨

聽者爲聽能獨斷者可以爲天下主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之五

式三按正名愼名本于論語禮大傳而申子用之以許機事之密本于易大傳而韓昭侯用之以詐未通聖人之大道而偏用之也

辛未十九年秦築冀闕宮庭于咸陽自雍徙都之禁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并諸小鄉聚爲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于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不與兵事而使秦人應敵于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彊地東渡洛表商鞅傳秦紀杜氏通典食貨門合集三十一縣紀作四十一縣秦孝公十二年

秦魏之大臣遇于彤魏惠王二十一秊見表二十五秊表云會丹魏大臣也丹應作彤錯移在後

趙侯種薨諡曰成公子緤與太子語爭立緤不克奔韓太子語立成侯二十五秊見世家

韓申不害既相以韓地敝民險介于大國之閒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至是更定其法未幾韓侯問曰行法何其難乎不害對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而徇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

韓侯曰吾自今知行法矣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定法淮南子要略訓韓昭侯九年

魏使衛公子南爲侯依紀年編漢武紀注瓚曰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似子南卽勁韓非說疑曰衛子南勁之爲臣也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蓋謂此式三按秦紀昭王八季魏公子勁爲諸侯與此二事徐注紀季合爲一事不可信今書魏勁事于赧王十六季

壬申二十季春正月趙侯卽位後證肅

秦以公孫鞅爲相依商君傳云爲相十季逆推之編此秦孝公十三季

秦初置秩史季表

趙餋晉侯端氏邑復徙處于屯留據趙世家云徙屯留邑晉紀猶存也紀季書從屯留于烈王六季則此爲再徙矣韓世家及表于是季書韓姬弒其君悼公陳穆堂從梁氏史記志疑以悼公卽晉

君疑不敢決

癸酉二十一年秦初爲賦秦紀年表孝公十四年

趙侯魏侯遇于陰晉世家趙肅侯二年魏惠王二十三年

韓侯朝于秦表世家韓昭侯十一年

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取夏屋城曲逆紀年水經滱水注引同燕文公十四年

秦既得韓魏因假道韓魏以伐齊齊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策註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匡章因變其徽章以襍秦軍候者言匡章以齊入秦齊王不應頃之候者復

言匡章以齊兵降秦齊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擊匡章齊王不許未幾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齊王喜有司問故齊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曰將軍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君哉本齊策齊威王三十一年蘇秦言秦欲涉入齊恐韓魏之議其後策言假道于韓魏則伐齊托韓魏既服之後與報王四十四五年攻齊剛壽同匡章將章子猶田朌將朌子田嬰將嬰子田文將文子見齊策首篇鮑注

甲戌二十二年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趙世家肅侯三年

魏使孫何侵楚入三戶郛紀年水經丹水注引同楚宣王二十三年魏惠王二十四年

乙亥二十三年趙侯來朝年表趙世家肅侯四年

齊殺其大夫牟辛齊世家表同通鑑作牟脫辛字索隱引徐廣注與年表大夫並作夫人則司馬貞所見年表與今本異齊威王三十三年

衞更貶號曰侯衞世家成侯十六年衞世家成侯以前偁公至成侯乃偁侯自貶也

魏章逐師及韓師伐楚取上蔡孫何取濦陽紀年水經汝水潁水注引同魏惠王二十五年楚宣王二十四年

魏絳中地坼西絕于汾紀年水經汾水注引同

丙子二十四年秦公子虔復犯約劓之秦孝公十七年鞅傳云四年謂案冀闕後

也趙岐云虞杜所不出八年詳見下三十一年遊推之編此

齊王遊于瑤臺成君鄒忌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誰也左右曰成侯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君忌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君忌曰赦臣次舉使臣得言之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魏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為即墨而齊臣忌舉北郭刀勃子為大士而九族親民益富舉此數

晏臣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齊威王三十四年據說苑臣術左右偁成君爲成侯齊以天子自擬也大臣以得人爲重成君猶知之乎然國貧而身奢失不少矣

丁丑二十五年秦會諸侯于京師年表周紀秦孝公十八年呂氏曰孝公求霸而爲尊周之名也不偁秦伯意者如逢澤之會不親往與

趙攻齊拔高唐趙世家肅侯六年齊威王三十五年

魯侯屯薨謚曰康子匽立本年表編據世家云康公九年始卽位于己巳終丁丑與九年數合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始終相差二年匽一作偃

齊王之夫人死中有十孺人皆貴于王靖郭君田嬰欲請置一人以爲夫人客謂靖郭君嬰曰王聽之則是說行于

王而重于置夫人也不聽之則是說不行而輕于置夫人也不如先知王之所欲置而勸王置之于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以獻之王以賦十孺人明日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韓非外儲說右上云威王王策不言威王十作七

戊寅二十六年春正月魯侯卽位從諡景

命秦伯爲方伯表紀同孝公十九年

齊王因齊薨諡曰威子辟彊立世家齊威王三十六年大事記從世家據通鑑威王四十六年非也

魏以中山君爲相魏世家惠王二十八年與齊威王薨連書表皆于己卯式三按魏滅中山守之

封其後以數邑服于魏至安王末年與趙戰則中山必漸彊矣至是爲魏相如靖郭君相齊之例其國必益彊矣然猶臣于魏也

趙使公子刻攻魏首垣趙世家肅侯七年

己卯二十七年春正月齊侯卽位後謚宣王據世家年表大事記編通鑑齊宣元後此十年

諸侯畢賀秦方伯之命畏秦也秦孝公二十年表紀同通鑑則書于前戊寅

秦使公子少官會諸侯于逢澤遂來朝秦紀年表徐廣表注參定通鑑書于戊寅誤今本紀年書于二十三年洪筠軒謂輯紀年者僅據水經注所引不紀年而誤坿之也陳穆堂取洪說猶存公是

齊田盼遝師及宋人伐魏東鄙圍平陽紀年水經泗水注引同盼作肹譌魏惠王二十九年

庚辰二十八年魏使龐涓伐韓趙救之戰于南梁趙不利韓告急于齊齊侯召大臣謀成君鄒忌欲勿救田忌欲早救之孫臏曰韓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不如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乃陰許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使靖郭君田嬰與田忌田盼將孫臏爲師聲言直走大梁魏聞之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龐涓聞齊師亦去韓

而歸孫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迺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示怯以誘龐涓也涓行三日果大喜曰我固知齊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遝輕銳卒倍日幷行逐之孫臏笑曰兵法百里趣利者蹶上將涓迺行之速乎度其行日夕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命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約以日夕見火舉即發涓果夜至所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

讀未畢齊軍萬弩齊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知計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乘勝逐北大破魏師虜太子申太子申之逹師過外黃也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勝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君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太子聞此言欲還徐子曰彼勸太子戰如歠欲啜汁者衆矣安得還乎太子果不能還國策魏世家孫子傳魏惠王三十年齊宣王二年韓昭侯十八年趙肅侯九年洪容齋隨筆十三卷疑減竈數竈所自書事皆不可信

魏城濟陽備齊也紀年今本水經濟水注引紀年云惠成王十三年者十三乃三十之譌大事記引水經注編此呂氏所見水經注未譌也今趙本水經注不譌

齊成君鄒忌與將田忌不相善公孫閈謂成君忌曰策作閈齊世家作閈君使田忌伐魏勝則君之功也不勝則田忌可誅成君忌從之及田忌戰馬陵係魏申殺龐涓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吾主田忌也吾主荷戰襄陵而勝襄一作桂見荷十六年今戰馬陵而勝威震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捕掌卜者驗其辭于齊王之前田忌聞之大恐孫臏謂田忌曰將軍果能為大事乎將軍無解兵使罷敝老弱守于主主途隘守之者百可當千將軍自遂輕銳衝雍門若是則齊必逐成君不然將軍不得入齊矣田忌以此

爲非也乃解兵使歸齊而身奔楚旣之楚成君忌恐其藉楚返齊也使杜赫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藉楚返齊也王不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倘返齊亦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遂封田忌于江南此本齊策吳注據史記則田忌戰襄陵後爲鄒忌所閒襲齊不勝而奔以召復位復有馬陵之勝吳氏駁之謂田忌襲齊豈得再復成君猶在豈能並列式三按解兵奔楚與達兵襲齊書惡鄒妹不敢斥諱從善而書楚宣王二

十九年

秦馬生人年表孝公二十一年

平邑二十九年秦相鞅告秦伯曰秦之與魏若人之有心腹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秦伯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卬趙世家作卬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亦言之主而皆罷軍于是將歸鞅又謂卬曰歸何時相見願與

公子坐而樂飲以相別也卬許之魏吏爭之不聽遂相與坐宴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魏軍大破之魏侯恐因公安邑徙大梁魏侯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痤之言早殺鞅也秦封鞅以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商君傳秦表呂覽無義合纂秦孝公二十二年魏惠王三十一年商君傳云魏獻河西之地通鑑從之然秦紀魏世家俱不言獻地今書獻河西地于下三十九年惠王徙大梁或書于惠王六年或云九年魏無大事何故徙都殊不可信

秦侵楚楚世家宣王三十年

魏立公子赫爲太子年表後一年此據魏世家

楚王良夫薨謚曰宣子熊商立宣王有嬖臣名壇者江乙

說之日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君無以自結于王危矣壇曰然則柰何江乙曰請殉亦可乎壇俯善三季而不言江乙詰之壇曰未得間也一日楚王游于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若雲蜺兕虎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楚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楚王抽旃旄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乎壇泣數行下而進曰大王萬歲千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楚王大說乃封壇

爲安陵君楚策世家合集以宣王爲其王謁也人表壇作纏說苑權謀藝文類聚三十三壇作纏聲近北堂書鈔百四十一此樂作樂此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湻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者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請致之先生湻于髡許之因入說齊侯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君不取也齊侯以爲然旣而客謂齊侯曰湻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齊侯以是詰髡髡對曰伐魏之事誠便乎若誠不便則髡之計是也齊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亾之危百姓無被兵之

患髮有鑿馬之賣于齊何傷魏策齊宣王三年

魏爲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紀年水經渠水注引同

壬午三十年春正月楚王卽位後謚威

齊侯趙侯會于博望遂伐魏淳于髡說齊侯曰韓盧者天下之捷犬也東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疲于後田夫見而兩獲之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臣恐彊秦大楚乘其後有田夫之功齊侯聽乃休兵齊策齊世家徐廣注趙世家齊宣王四年趙肅侯十一年魏惠王三十二年

宋之蒙邑人莊周嘗爲漆園吏其學本于老子而與老子有異者老子靜寂自養恬憩自守莊周乃爲逍遙放浪之樂以反之爲荒眇幽玄之趣以文之汪洋自恣令人不能測其意之所歸其書力詆堯舜孔子曾子史魚以仁義爲盜跖之嚆矢因詆伯夷死名盜跖死利均殘忍以傷生書中所引孔子之言多駁雜其一死生齊是非遺棄世事放于禮法之外曠達者多好之楚王聞其名使人聘之莊周釣于濮水之上持竿謂使者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

中乎㕘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此其品之高者也書中如齊物論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又曰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大宗師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其言之善者也人間世引孔子告顏子淵之言曰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引孔子荅葉子高之言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

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閒又曰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傳言者殃又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此其所引之善者也依大事記編此幷采莊子本書以尉之至田子方篇有莊子荅魯哀公語哀公叵此百卌秊哀字必譪說劍篇云趙惠文王喜劍太子悝患之莊子諫之而罷攷赧王十六秊趙惠文王始立秊十二至太子悝能聘莊于當在赧王四十秊之後叵此八十秊且惠文王之子名丹不名悝亦不敢信外物篇云貸粟于監河侯說苑善說引作魏文侯莊子果見魏文侯則御楚聘時秊已老矣俟識者攷定

楚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

孳不足以知之矣楚王曰不于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孳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不視不知私謚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臣不一例忠則同也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日未明而立于朝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定白公之禍甯楚國之事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

公子高食田六百畛十人有溝溝上有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憙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莫敖大心卽左傳左司馬戌葉公子高之父也撫其僕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嗞乎楚亾之日至矣吾將涉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若指僕舊注誤以與大心社稷其庶幾乎鮑曰厲獸以故斷脰抉腹一瞑不視不知私謚以憙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棼冒勃蘇曰卽左傳申包胥棼冒卽蚡冒勃包胥蘇聲近吾披堅執銳赴彊敵而死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贏糧潛行上崢山淮南修務崢作峭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哀公之

朝策作秦王之朝鮑注云襄王式三按事在秦哀公十一年往立不轉淮南作鶴峙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瘨病也旄眊通哀公聞而走之哀公策作王下同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哀公身問之子誰也對曰臣楚使棼冒勃蘇也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哀公令之起曰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左傳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

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蒙穀結鬬于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吳曰雞姚本一作離是時典守者皆離其局故負其典以逃　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校策作此後漢書李通傳論引作校　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後漢李通傳磨引作歷俗本磨作磨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楚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

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人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夸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賢耳若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得致之楚策淮南子修務訓

楚以高固爲相有鐸椒者深于春秋學得曾申吳起吳期之傳高固薦之爲楚王傅鐸椒爲楚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事四十章書名曰鐸氏微依劉氏七錄及黃才伯佐廣州先賢傳合纂參見後九卷丁未

癸未三十一秊秦與魏戰于岸門虜其將錯秦紀索隱引紀秊合纂秦孝公

二十四年魏惠王三十三年今紀年失編此事年表苻此一年紀表魏作晉秦紀岸作雁秦伯渠梁薨謚曰孝子駟立孝公行商君鞅之法十八年史商君傳索隱引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今策脫十字韓非和氏篇亦作八年葢相沿而誤公子虔之徒不得志孝公疾亟欲傳位于商君鞅鞅辭公子虔等因是告鞅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客舍不知其爲鞅也曰商君之法來舍無驗者坐之鞅乃歎曰爲法自敝一至此哉亡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破魏師不受鞅欲適它國魏人曰是秦之賊而入魏弗歸不可遂納之秦鞅乃復入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曰京兆鄭縣秦發

兵攻之殺之于鄭黽池取其屍車裂以殉盡滅其家秦人不憐初商鞅用法嚴酷田畝步過六尺有罰棄灰于道被刑棄灰之刑或謂駁灰而傷或謂坋人而鬬或謂防火災或謂重皐其所易行以商鞅法爲殷之法者法家所造嘗臨渭論囚誅七百餘人渭水爲之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雖法令至行然深刻寡恩特彊服之耳一日請交于趙良良曰孔子有言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鞅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良曰虞舜有言自卑者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鞅曰我治秦孰與五羖牯羖通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鞅曰貌言華也至言實
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焉良曰五羖大夫爲秦客食牛繆公舉之牛口之下
加之百姓之上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巴人致貢八戎來服
由余聞之款關請見而五羖大夫之出也勞不坐乘暑不
張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及死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
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因嬖人景監以
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
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命是積怨畜禍也

敎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敎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季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非所以得人也君出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何不灌園于鄙勸君顯巖穴之士而猶貪商於之富其亡可翹足而待商鞅聞是言竦然越五月而難作秦策商君傳及集解漢五行志式三按鞅未變法以歬諍論者有甘龍杜摯旣變法而後規諫者有趙良惱商鞅不悟耳

有尸子佼者晉人也入秦商君鞅師事之商鞅立法理民

未嘗不與佼規也商鞅亦入蜀錡書二十篇勸學曰人臣貴于一國而不達于天下天子貴于一世而不達于後世惟德行與天地相比也貴言曰目之所美心以爲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爲不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爲不義弗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弗敢服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一國受令于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四儀曰志動不忘仁智用不忘義爲事不忘忠口言不忘信明堂曰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

下天下之士故大故下士上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譽分曰恕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發蒙曰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罰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怨曰變惟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爲良馬也行亦然惟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爲善士也處道曰德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謂之大仁此皆其言之善者也尸子史孟荀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合纂

漢藝文志班氏自注云佼魯人魯晉形似

秦與大荔圍魏郃陽年表參見威烈王十八年

洛陽人蘇秦始將連橫說秦伯曰秦四塞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此言秦四塞之遠耳胡代趙地見趙世家巫山黔中楚地蘇秦說楚言之巴蜀此時亦非秦有秦惠王六年得陰晉十三年取陝自陰晉至陝正殽函之道此時亦未取也蘇秦說趙云北有燕國正與此同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地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此人民之眾教之兵法可以并吞諸侯併帝而治秦伯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法令也道德不

厚者不可以使眾謂戰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謂遣將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又上書曰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由此觀之徒處而致利雖五帝三王五霸亦不能今欲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秦方誅商鞅疾辯士蘇秦十上書而不用黑貂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一作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

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偏觀之曰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于是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遂將使天下合從以擯秦國策列傳大事記合纂

甲申　三十二年春正月秦伯即位從諡愍

楚王韓侯趙侯皆朝秦年表秦紀楚威王二十年韓昭侯二十二年趙肅侯十三年

韓相申不害卒先是大戊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曰子以韓

重我于趙請以趙重子于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也蓋時臣之朋比如此然不害爲相十五年兵彊國安當時刑名家莫不偁申子申子之書曰天道無私是以恆正天道恆正是以清明又曰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愼令又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又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縣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此其言之善者也韓策年表申子合韓趙世家大戊午韓策作大成午漢元帝紀注引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

蜀王朝秦秦歎以美女進蜀王感其德而來朝也初蜀王

有褒漢之地從車數千餘獵谷中與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遺之蜀報以珍玩之物發之皆土也秦伯怒秦臣賀曰天奉我也將得蜀土地秦伯喜因作石牛五朝寫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王負力而貪使人請石牛秦許之乃遣五丁開道迎石牛所謂金牛道也既而以牛不便金怒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其受欺開道而不知也曰牧犢當得蜀 李表 華陽國志 方輿紀要 合纂 古犢蜀同書

乙丙 三十三年使人如秦賀嗣君 周紀 秦惠王二年

秦初行錢 李表

齊使靖郭君田嬰如韓魏韓魏服于齊嬰請韓侯魏侯會齊侯于平阿南盟而公齊宣王七年韓昭侯二十三年魏惠王三十五年事見世家及孟嘗君傳河年表作河此據齊魏世家與紀年合

韓以張開地爲相據史記留侯世家編開地爲相不知始自何年留侯傳云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當是韓昭末年由不書始後故編此

秦興師求九鼎西都君患之使顏率至齊謂齊侯曰秦無道興兵求鼎周君臣自畫計與秦不如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重寶也願君圖之齊侯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西都秦兵乃罷齊將求九鼎顏率至齊

謂齊侯曰賴大國之義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齊侯曰寡人將寄徑于魏顏率曰魏欲得鼎久矣鼎入魏必不出齊侯曰寡人將寄徑于楚顏率曰楚欲得鼎久矣鼎入楚必不出齊侯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臣竊爲君患之夫鼎非醯壺醬瓿可懷挾提挈以至齊也非鳧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至于齊也昔周得九鼎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械器具備今大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竊爲君患之齊侯曰子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速定所從出

敝邑遷鼎以待命本周策原本在東周以鼎在西周如此爲西周事也依大事記編于社亾之前據封禪書社亾鼎沒事相聯也洪容齋疑無此事

宋太邱社亾本秊表大事記呂氏曰古者立社植木以表之因謂其木爲社所謂亾者震風凌雨此社之樹摧隕散落不見蹤迹也宋公剔成三十四秊

九鼎沒于泗水據紀秊鼎沒在下四十二秊水經泗水注與漢郊祀志同大事記據封禪書云宋太邱社亾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秊秦并天下而帝以此逆推鼎沒在此秊始皇二十八秊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九鼎能震亦能沒天下怪事難肬測固如是乎蘇子瞻曰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祠妖以爲說蘇說未可必以爲非式三謂觀下四十秊張儀論伐韓語及赧王四十二秊馬犯城周語或者藏鼎而託言沒未可知也

丙戌三十四年秦伯冠表紀惠王三年呂氏曰此時冠禮猶存

齊侯魏侯會于甄齊魏世家齊宣王八年魏惠王三十六年

齊以靖郭君田嬰爲相初嬰在威王時已任職用事封于薛矣其後馬陵敗魏有功又請韓魏二君會于平阿亦其力也既而齊侯不說使靖郭君嬰退居薛有客劑貌辨者爲人多疵靖郭君嬰厚待之士尉諫不納子文諫又不聽舍之上舍至是貌辨請爲之見齊侯靖郭君嬰曰君之不說嬰也甚子往必死焉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貌辨行至齊齊侯盛怒以待之曰子靖郭君所㤅而聽之者乎

貌辯曰怨則有之不能聽也君方爲太子時辯告以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不如更立衛姬子郊師嬰泣不忍此不聽辯者一昔楚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辥辯曰必聽之嬰曰受辥于先王不可與楚此不聽辯者二齊侯聞貌辯言歎息動于顏色曰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何善爲寡人謝過請之來乎貌辯敬諾于是靖郭君嬰衣威王所賜之衣舞威王所賜之劒以朝齊侯自迎于郊望之而泣至則請相之再三辭乃受命嬰謂齊侯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數覽也齊侯從之既而厭之悉

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柄據齊策呂覽編齊策齊貌辯呂覽知士作劑貌辨漢書人表作昆辨顏注引策作劑貌辨國策原文先王為威王與呂覽合鮑本誤從史記以先王為宣王國誠得人何肅親細事唐魏徵諫請親覽表奏者之不知大體是也讀此不明遂請聽覽為要非已凡讀策類如此

魏以惠施為相以下齊魏併王事推之編此

齊侯魏侯會諸侯于徐州齊魏二侯皆自併王請郭君田嬰與惠施主之也惠施勸齊併王匡章謂惠施曰公之學必去尊今王齊王何其悖也惠施曰今有人于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而后可以代之必取以代矣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奚不可哉匡章曰何謂也惠施曰齊之所以用兵

不休攻擊不止者大則欲王小則欲霸也今王齊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后代忍予之頭也何不爲齊既聽惠施言倂王于是魏亦改元倂王據秦紀紀年呂覽恋類編史記魏世家及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薨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據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十七年薨杜預和嶠皆謂史記誤分惠王之世史集解引世本亦云惠王子襄王而無哀王司馬君實謂魏史書魏事必得其實故從紀年但通鑑以改元在後一年與紀年異且式三按史記惠王是年薨未倂王至子襄王追倂之證以各書惠王皆生時稱王何以解之韓宣惠王之子諡襄哀王見留侯傳魏惠成王之子意亦諡襄哀二君薨同年亦同諡與史止倂襄者正如魏惠成王之倂惠王韓襄哀王之倂襄王也史記既分惠王之一世爲二世因分襄哀王之一諡爲二諡矣

趙起壽陵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今生墳

秦拔韓宜陽尋復歸于韓拔宜陽見年表韓世家韓昭侯二十四年下屈宜臼言可證知復歸者下三十六年蘇秦說韓猶云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是秦終不能得也

魏相惠施為政容謂魏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明日魏王謂惠施曰願先生直言事直無譬也惠施曰今有人不知彈問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能諭乎魏王曰未諭也于是更應之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之乎魏王曰可知矣惠施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曰無譬則不可矣

惠施之捷給類此一日魏王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傳國惠施辭魏王固請曰寡人傳國于賢者使民止貪心也願先生聽寡人惠施曰臣之欲止貪心愈甚也魏王自飾爲堯舜惠施知其非誠而飾爲許由其詭如此當時有翟翦亦善辯者也魏王使惠施爲法法成獻之魏王善之以示翟翦翦曰善矣魏王曰可行邪翦曰不可魏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翦曰今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豈無鄭衛之音哉然舉大木者此其宜也夫國固木之大者也安得以新法廢舊法哉當時有白圭

亦善辯者也惠施與白圭新相見惠施說之甚辯白圭不應惠施出白圭告人曰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者曰借之新婦曰拊驂至門見豎子操樵火而炬新婦曰滅火入門見坎窞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其言皆至言也而主人笑之蚤晩之時失也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施聞之曰何比我于新婦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嫌大甚哉白圭又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則淡不可食少洎則焦而不熟視

之雖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施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飢加甑于鼎以炊之莫此宜矣惠施雖善辯白圭告之得其實國策呂覽淫辭不屈應言淮南子道應訓說苑善說合纂此白圭疑即孟子書之白圭名丹者辯詳緫

王三十一年

丁亥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秦惠王四年見周紀秦紀

韓旱作高門屈宜臼曰君不出此門矣或問之宜臼曰不時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是謂時絀舉贏禍必至矣年表世家說苑權謀韓昭侯二十五年冉

安王二十季餘屈宜臼規吳起之言合觀之知其非常人也說苑曰作咎譽同通用式三按子順忌息韓昭釐侯有燕巢幕上之危作鳳舞虞庭之樂決不可也詔如禹湯皋己庶繫于苞桑乎

蘇秦謀合從以擯秦先游燕歲餘迺得見燕侯于易集關蘇秦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季棗粟之利不田作而足食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君亦知其所以然乎燕之所以不犯秦寇者趙爲之蔽其南也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不能守

也趙之攻燕也出令不十日而軍已至東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戰于百里之內如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失于此者願君與趙從親天下爲一燕必無患矣

燕侯說資蘇秦車馬金帛以約趙國策季表蘇傳合纂燕文公二十八季趙肅侯

十六季

秦伯以其女爲燕太子婦燕世家蘇秦傳

趙侯游大陵出于鹿門大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趙侯下車謝趙世家戊韓策作成

周季編略卷六上終

周季編畧

定海黃式三纂

顯王六下

戊子三十六年楚伐齊齊使申縛邌師禦之齊師大敗楚遂圍徐州趙燕皆侵齊魏用公孫衍計陽與齊而陰結于楚齊王思請和于諸侯乃罷兵初魏侯因馬陵之敗怨齊欲悉起兵以攻之惠施曰王者得度霸者知計國無守戰之備攻齊非計也今若欲報齊不若折節朝齊楚必怒齊矣復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伐罷齊其破必矣

魏侯從之乃因靖郭君嬰請朝齊張丑諫曰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甲魏策作卑）此其暴戾定矣靖郭君嬰不聽遂許之朝朝齊再三（三十四年會甄會徐州三十三年會平阿皆用朝禮也）約其攻楚楚王聞之怒繼而聞齊魏相王皆靖郭君嬰主之楚王諡怒遂伐齊齊求和于楚楚王欲齊逐靖郭君嬰嬰使張丑說楚王曰王所以戰勝于徐州者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于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盼子而用申縛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于王矣楚王因不逐靖郭君嬰齊魏之約攻楚也魏以董慶爲質

及楚敗齊魏不救靖郭君嬰怒欲殺董慶旰夷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納之于齊而擊其後也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于楚齊必危矣不如貰董慶以善魏而疑之于楚也董慶由是不殺魏齊依楚世家年表孟嘗君傳合編楚威王七年齊宣王十年趙肅侯十七年燕文公二十九年魏惠王後三年

韓侯武癸論曰昭高門成果不出也子立初韓相申不害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不害有怨色昭侯曰所爲學子子者欲以治國也子教寡人循功勞視次弟今有所私請將聽子之請而廢子之術乎不害乃謝辠昭侯有敝袴命藏

之侍者曰不賜左右而藏之何爲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昭侯醉寢典冠者知其寒加之衣覺而問之因兼辠典衣與典冠以典衣者失事典冠者越職侵官之害甚于寒昭侯使騎于縣反問所見曰南門外有黃犢食苗昭侯令其無洩所問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田而吏不事事牛馬多入人田亟舉其數上之于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外黃犢之數吏以爲明察竦懼不敢爲非昭侯握爪而詐亡一爪求之

甚急左右或制其爪以效之昭侯以此知其不誠韓策韓世家韓非七術二柄司馬氏言昭侯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辠能以治休國

趙伐魏圍黃不克趙世家

趙築長城趙世家

齊伐燕戰于權秦使魏冉之趙令趙出兵助燕靖郭君田嬰使魏處謂趙之用事者李向曰趙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燕而身與趙戰矣是趙自受兵而為燕取地也為趙計不如按兵不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以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縣于趙矣于是燕與

齊再戰趙不救燕侯慁子噲曰不如以地請合于齊趙必救我若不救我不得不事齊燕侯令郭任以地請講于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燕策大事記

秦惠王五年

蘇秦謀合六國以擯秦欲以趙爲約從長而說趙侯曰臣爲君計莫若安民無事欲安民在先擇交交得則民安交不得則民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安君誠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君與秦秦必弱韓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秦兵必至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于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淸河北有燕國燕國固弱不足畏也秦之所圖害于天下者莫如趙而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直及國都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于趙矣

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而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明主外料敵國之彊弱內度士卒之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已在胸中矣以天下地圖觀之諸國之地五倍于秦諸國之卒十倍于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鄉而攻秦秦必破若西面臣事之終將破于秦夫破人之與見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見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論哉彼橫人日夜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事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

則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于前願君孰計之也竊爲君計莫若約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刳白馬而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各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

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關以害山東如此則霸業成矣史傳言蘇秦先適趙趙奉陽君弗說去游燕其再至趙有令奉陽君捐舍語李氏尚史依傳采入國策蘇秦見李兌弑主父等語致蘇秦死于慎靚王四年主父弑于赧王二十年策言弑主父決非蘇秦語矣注辯之明矣司馬遷作傳既言異時事有類之者皆坿之蘇秦而于此亦不能辯其時序妄羼入傳國策蘇秦說趙侯篇亦由後儒依史羼入令人眯目李氏不讀策注不審史策相沿之譌復從而增謚之尙後幷錯今刪 趙侯說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遣蘇秦約諸侯是時天子既致文武胙于秦見秦季 秦復使公孫衍逢師攻魏禽魏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取雕陰事據魏世家在魏襄王五年賈魏惠王後六年也據秦紀則秦惠

王六年事又謂以公孫衍爲公子卬今依蘇秦傳及年表于是蘇秦說韓新主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策商作常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通鑑九百里蘇秦傳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跍足而射遠者達胷近者掩心韓之劒戟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卽斬堅甲鐵盾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可也今西面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求割地欲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韓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不

戰而國日削矣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口後謂顏氏家訓引策索隱引策皆作雞尸牛從文選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云蘇秦說韓羞以牛後李注引延叔堅策注作雞尸牛從事秦何異于牛後乎竊爲韓羞之韓主從其言蘇秦乃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胥策胥作蘇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今劫于羣臣之說而臣事秦事秦必割地以效實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爲臣而割其君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不顧其後破公

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願大王孰察之敝邑使奉六國從親之約惟大王詔之魏王亦從其言蘇秦乃說齊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兵已足矣臨淄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

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勝敗存亡之機決矣勝則兵半折不勝則亡隨其後是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秦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背韓魏過衛陽晉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方並也）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彼方恫疑虛喝而不敢進其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願大王少留意齊王然

之乃說楚王曰楚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臺之下矣秦之所欲害者莫如楚楚秦不兩立爲大王計莫若從親以孤秦大王誠能用臣之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橫成則秦帝從親則楚王橫成則楚割地以事秦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敝邑使

臣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于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而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必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于是蘇秦爲約長幷相六國乃北報趙行至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皆六國所饋送也天子聞之使人郊勞過其家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蘇秦謂其嫂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以

季子位高而多金蘇秦喟然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呂氏曰此雖驕滿之言然學校廢而士失其教井田廢而士無以養廉恥所以絕禍亂所以不息可鑒矣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既歸趙趙侯封蘇秦爲武安君乃投從約之書于秦國策蘇傳合編策還洛陽在將說楚王時與蘇傳異今從傳

蘇秦初之楚三月乃得見楚王談卒即辭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如聞古人今不留何也蘇秦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楚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既而楚王

與論人蘇秦曰人臣莫難于無妒而進賢爲主亦易爲主辱易大王之臣固能之至于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妒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君也亦必無妒而進賢也夫進賢之難者賢人用將使已廢貴將使已賤故人難之 楚策

秦以張儀爲客卿儀魏人也始與蘇秦同事鬼谷子蘇秦自以爲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亾璧門下疑儀盜之掠笞數百其妻曰嘻子不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儀張口謂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

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侯許其約從恐秦之攻趙敗其約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儀謁見至則辱之責之張儀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告趙侯發金帛車馬使舍人微隨儀聽其所用儀以是得見秦伯秦伯奇之以為客卿與之謀伐諸侯趙之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將報德何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者蘇君也乃語之故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何能為依張儀傳編儀言詐偽反覆之蘇秦在秦死後蕊蹤舊言也

秦以公孫衍爲大良造賞取雕陰之功也年表

燕侯蒙謚曰文子立燕世家

衛侯不逝夢謚曰成子立衛世家成侯二十九年

己丑三十七年春正月燕侯即位後謚易

韓侯即位後謚宣惠

衛侯即位後謚平

秦伯謂寒泉子曰蘇秦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國從以欺我趙恃其衆使蘇秦以幣帛約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于棲上各本作止此據盧校宋本文選西征賦李注止作上又見後亦

明矣寡人含怒日久欲使武安子往喻意焉寒泉子以張
儀爲未幾秦伯使公孫衍與齊田肦謀脅齊結魏請合齊
魏之兵以伐趙齊王魏王皆不欲衍乃紿之曰趙何足恃
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肦曰公言破趙太易
恐有後咎衍曰是公之不慧也二王固不欲矣又言難以
恩之是趙不伐也夫難搆而兵結二王見其危安得不增
兵乎田肦曰善衍與肦遂將齊魏之兵以伐趙兵未出境
齊王魏王恐其兵少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果敗趙兵趙
決河水以灌之乃去于是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

報齊乃公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六年齊宣王十一年魏惠王後四年趙肅侯十八年本國策年表世家秦傳通鑑大事記編蘇秦約從踰年卽解越二年秦遂伐魏策士言秦兵不出函谷者十五年誇語耳近王白田集曲爲之解不足信復謂從約未解謬矣

齊乘燕喪伐燕取十城燕侯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先君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取之蘇秦于是往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飢死同患也策作偸史作愈愈卽偸字薄也暫也燕雖弱秦

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彊秦爲仇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聖人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王如聽臣莫如歸燕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彊仇而立厚交也且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爲功也齊王從之國策蘇傳合纂齊宣王伐趙伐燕燕始解從約蘇氏兄弟所以長怨齊而卒斃齊也蘇秦力詆橫人此以秦恐嚇者齊既畏秦而媚之蘇秦乘機而言不足疑也先儒或指此爲孟子所載宣王伐燕事不知是時孟子未至齊所取僅十城非孟子所謂倍地也易王新立非子噲子之傳受

之時也

魏獻陰晉之地于秦更名甯秦秦紀表同徐廣曰今之華陰也又見漢地理志京兆尹下

庚寅 三十八年義渠內亂秦庶長操將兵定之表秦惠王七年

辛卯 三十九年秦使樗里疾伐魏圍曲沃出其人取其地樗里疾秦王之異母弟也有癭疾滑稽多智秦人號爲智囊年表世家列傳魏惠王後六年秦惠王八年

楚伐魏張儀謂秦伯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楚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勁魏魏戰勝德于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

不能守王必取之秦伯從張儀計于是楚攻皮氏魏恃秦而勁楚王怒與秦魏大戰楚師敗以秦策及韓策楚圍雍氏章編又韓策繆留謂宣惠王曰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地亡亦同

魏獻河西之地于秦報其助攻楚也世家年表辨見二十九年表言獻少梁河西之地秦取少梁在前十五年此删前後數年魏頻獻地孟子錄惠王言喪地七百里統數年而言

壬辰四十年秦渡河取魏汾陰皮氏皮氏卒萬人車百乘年表魏世家秦紀秦策秦惠王九年魏惠王後七年

秦伯魏王會于應魏獻焦于秦焦不服秦圍焦而降之秦紀魏世家年表

楚王商薨謚曰威子槐立楚世家

魏衆楚喪伐楚取陘山楚世家

宋公剔成爲弟偃所攻出奔齊偃自立宋世家剔成四十一年

蜀王封其弟萌葭于漢中號苴侯因名其邑曰萌葭（萌葭以人名爲邑名見華陽國志）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爲仇蜀王怒伐苴

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伯欲發兵伐蜀以爲道險難至而

韓又侵秦復將先伐韓後伐蜀張儀陳伐韓之策曰親魏

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

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侵楚魏

地之辜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誰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今不爭焉顧爭于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皆備而王業隨之矣今秦地小民貧願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驅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

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史傳說苑善謀西海策作西海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舊本誤倒在下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謁告也陳也傳作論周天下之宗室也齊趙韓之與國也與親也謂韓親齊趙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則必將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秦不能禁此臣之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秦伯以錯言爲然遂使司馬錯張儀都尉墨等從金牛道

伐蜀蜀王自逹師拒之于葭萌蜀師敗蜀王遁走至武陽
爲秦軍所殺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鄉蜀于是貶併侯秦
自此益富彊秦策儀傳華陽國志合纂國志以伐韓爲代楚與此異通鑑大事記依年表書此事于慎
靚王五年則秦惠王後九年非衍九年也
陘山之役魏許秦以上洛以絶秦于楚魏既勝秦責賂不
與秦伯用管淺計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而背
寡人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是魏勝
楚而亾地于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之遇楚者多資矣
魏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從之于是

揚言楚王將與秦伯遇魏王恐果效上洛于秦秦策本作上洛是或謂孝公封鞅以商即上洛地此當作上郡即明年所納地非也

癸巳四十一年春正月楚王即位後諡懷

宋公即位國策無諡或諡獻其臣私諡之

秦使公子繇張儀伐魏表繇作桑圍蒲陽降之張儀言于秦伯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于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乃納上郡十五縣于秦以謝焉張儀遂歸而相秦儀既相爲檄告楚相曰始我從汝飲我不盜汝璧汝笞我汝善守國我將盜汝城張儀傳魏世家秦紀合纂秦惠王十

季魏惠王後八季列傳
編檄楚于伐蜀嵩非

秦公孫衍適魏為不善于張儀而避之也張儀犀首傳

秦陳軫適楚避張儀也軫楚人仕于秦張儀惡軫于秦伯曰使軫馳于秦楚之間將以為國也今楚不善秦而善軫是軫自為厚而為國薄也且軫欲去秦之楚何不聽之秦伯因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信乎軫曰然秦伯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曾孝己愛其親儀傳孝己作曾子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軫果不忠于秦楚

何以軫爲忠乎忠而見棄軫不之楚而何適乎秦伯以軫言爲然遂厚待之居朞年張儀相而軫遂奔秦策陳軫傳

義渠君朝于魏公孫衍謂之曰道遠臣不得復過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衍曰中國無事于秦秦將燒焫君之國中國如有事于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命秦策犀首傳意主于敗張儀也爲愼靚三年事張本

秦敗趙師于河西殺其將趙疵取藺離石趙肅侯二十二年據趙世家此事在張儀相秦後大事記誤且有敓字今正之

甲午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義渠君爲臣秦紀惠王十一年

秦更名少梁曰夏陽歸焦曲沃于魏魏惠王後九年世家張儀傳合編年表有鑑字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以相位召軫至而背之軫將行其子陳應止之適鄭彊自秦至勸應爲之間故彊曰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楚之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楚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絕齊楚也齊王必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軫從之齊果以晉侯之車迎之魏策齊宣王十六年

乙未四十三年孟子軻適宋萬章曰宋將行王政齊楚惡而

伐之如之何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之齊楚雖大何畏焉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孟子輒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滕世子宏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輒孟子輒與之言性善言堯舜狄氏孟子編年于是年書公齊之宋以孟子爲兩至齊也式三按至齊公齊無據適宋則以滕事推之也編此滕世子名宏見孟子趙注及大紀盈之疏云字不勝難信

趙侯語薨謚曰肅子雍立世家肅侯二十四年

秦楚燕齊魏各出銳師萬人會趙葬趙世家秦惠王十二年楚懷王三年燕易王七年齊宣王十七年魏惠王後十年

陳軫至魏張儀惡之于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爽魏策作奪從楚策）儀善于魏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于楚楚王喜復之（楚魏策）

秦初臘會龍門縱吏民燕飲（年表蔡邕獨斷）

丙申四十四年春正月趙侯即位（後謚武靈僭王）

夏四月戊午秦自僭王（周紀齊楚世家張儀傳參定秦紀秦表有謚衍字周紀正義引秦紀不謂呂氏辯之秦惠王十三年僭王十四年改元）

趙陽文君豹爲相以君幼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

本趙世家後有平陽君豹是惠文王母弟與此二人

陳軫居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于秦過魏田需爲相公孫衍居魏好歙酒而已陳軫問曰公何好歙邪衍曰無事軫曰請令公猒事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楚未之信也公可謂王曰臣與燕趙之君有故矣數使人來也曰無事何不相見令臣無事願謁行于王王許公公以車三十乘陳之于庭聲言急使燕趙由是而事集矣衍如其計諸侯客聞之皆馳車告其王燕趙使人迎衍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衍之燕趙是欺我也遂不聽田需之約

齊聞衍之北使人以事委焉衍遂行三國相事皆決于衍軫傳犀首傳魏策楚懷王四年魏惠王後十一年燕易王八年齊宣王十八年

韓魏相攻久不解各求救于秦適陳軫至秦秦王謂軫曰子與寡人故也寡人不佞子棄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秦王曰不聞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否中謝對曰索隱中謝侍御之官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視之猶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秦策云吳人游楚為吳吟今軫為王吳吟

此探軫僞然意略同秦王曰善今韓魏相攻秦策作齊楚相攻或謂非讀上下文自見或謂救之便或謂勿救便子忠于爲子之主計獨不可以其餘爲寡人計乎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卞莊子刺虎聞于王乎秦策卞作管卞莊子欲刺虎管與止之史作館豎子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策食牛作食人云虎者戾蟲人者甘餌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殺從傷而刺之無刺一虎之勞而得刺兩虎之名卞莊子從之今韓魏相攻久而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亾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秦王曰善卒不救于是韓將韓舉會趙將趙護與魏師齊師戰于

桑丘韓趙之師敗績韓舉死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云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事在將二年今據年表韓世家編韓表宣惠王八魏敗我韓舉趙表趙武靈元年魏敗我趙護韓世家宣惠王八年文輿表同索隱于韓世家兩引紀年時既歧異水經五河水注引紀年此事云十年惠王後十年也輯紀年者書此事于成烈王之十六年是以魏惠王後十年爲晉烈公十年矣而復重出于赧王四年益殽譌不可讀近校水經注及紀年者說紛襍不可信特辯之

魏以公孫衍爲將與其相田需不相善季子爲衍謂魏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不能成功王之國必傷矣魏策

田需貴于魏王惠施謂之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欲自樹于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魏策韓非說林上

魏太子嗣韓太子倉朝于趙趙世家云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惠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襄當作惠與當作使趙王幸幼使太子朝是也峕二十九年書魏立太子赫未知二名與二人與

東周昭文君于張儀之初遊秦也以禮貌待儀且曰閒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然遊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為寡人一來也國雖小願與客共之張儀北面再拜

謝至是張儀盛解昭文君之賢于秦王秦王以昭文君為師杜赫以安天下說昭文君昭文君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昭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昭文君有閔閔之心或謂昭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為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福也周策呂覽報更務大

淮南道應合編以大臣得與爲非策注駁之然詞各
有所指也秦權工師籍言也市恩立權譽豈福邪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曰頭淡目長指大節指一作壯卬
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嫁不售乃
拭褐自謁齊王左右大笑曰此天下强顏女子也齊王召
見之鍾離春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齊王曰
願聞命對曰大王之國西有衞秦之患南有强楚之仇內
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尊所好忽所恃一
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漸一作層黃金白
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

者匿于山林諂諛彊于左右邪僞立于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齊王掩然無聲倏然而卬喟然而歎曰痛乎寡人之殆幾不全乃今一聞于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以鍾離春爲后新序雜事二列女傳合纂

齊王喜文學遊說之士時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齊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以

尊寵之皆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世家宣王十八年大事記後此一年不治而議論客卿之例如此孟子所謂無官守無言責也

鄒衍觀陰陽消息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言先序今而上至黃帝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人之始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爲儒者所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此一州于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

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州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而如一區中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言爲儒者所少聞或怪之而其歸則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本史記孟荀傳桓寬鹽鐵論論鄒篇王充論衡談天篇皆駁鄒衍之說然邵堯夫皇極經世言天闢子地闢丑人生寅各一萬有八百年列子湯問莊子秋水與近今地球圖諸說天下之大過于鄒衍論儒者未可毀所不見也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與鄒忌隱語數以諷諫悟威王至是益任用一日而見七人于朝齊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

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言少不易得千里得一百世得一已易矣莊子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意正同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髡對曰鳥同翼者聚居獸同足者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哉時又有騶奭者宋鄒衍之術著書十二篇故齊人為之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輠髡齊策齊世家孟荀列傳滑稽傳合編輠史傳作過徐廣引劉向別錄云過當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索隱以過為鍋依說文輠鍋乃楇之或字過

徐字

田駢齊人著書二十五篇不仕皆養千鍾徒百人以道術說齊王齊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自得齊國之政也臣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三代以昌五帝以昭齊人併爲天口接予著書二篇道家述之併接子環淵著書上下篇慎到著書四十二篇本趙人齊策齊世家孟荀列傳正義淮南道應呂覽執一漢蓺文志合編慎子書見後赧王十七年

衛侯蒍謚曰平子立（世家平侯八年）

丁酉四十五年春正月衛侯即位（後稱嗣君）

秦改元（表紀）

孟子軻自宋反鄒（依狄氏年譜編）

滕君㢘蒍（㢘一作麋）謚曰定子宏立使然友之鄒問孟子軻行三年之喪未幾聘孟子軻至滕滕新主問為國對曰民有恒產者有恒心于是設庠序學校以教之于力行之（狄氏以問喪問為國分二年事按禮既葬稱子踰年稱君曰子力行之未踰年之稱也故并編之大紀書滕世子宏過宋滕定公㢘薨于赧王四年施氏讀孟質疑據鄒縣志以孟子之滕在赧王六年以下案粹事推之則依狄氏說）

蘇秦自燕奔齊爲燕間齊也初蘇秦既反燕十城居齊人謂其反覆賣國惡之于齊王蘇秦懼乃歸燕燕人亦惡之于燕侯燕侯不復與之官蘇秦見燕侯曰臣爲君反十城而君不官臣必有言臣之不信以傷臣于君者臣之不信君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孝如曾參不離其親一宿于外孝如此君安能使之事弱燕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廉如此安能使之進取于齊哉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言與女子期此從燕策）信如此安肯揚燕威于齊而取大功哉

不忠信于齊正忠信于燕今乃以忠信得辠臣燕侯曰若不忠信臣豈有以忠信而獲辠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妻有以酖酒謀夫者酒具命妾進之妾欲言之則恐其逐主母也進之則恐其殺主父也于是佯僵而棄酒于地主父大怒而笞之夫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忠至如此然而不免于笞臣之事適不幸而類妾之棄酒也燕侯信其言復故官益厚遇之既而燕侯復欲使蘇秦反間齊因揚言蘇秦得辠于燕使亾奔齊齊王以蘇秦爲客卿蘇秦乃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疲齊燕策蘇傳大事記台纂齊宣王十九

年燕易王九年史劉陽皆云蘇秦不信于天下而爲燕尾
生式三謂孟子以妾婦虜公孫衍輩而蘇秦直以妾婦自
居作僞心勞彼亦自
道苦衷頁可鑒也

秦張儀逵師伐魏取陝年表儀傳魏惠王後十二年秦
惠王後元年依秦紀寄此一年

秦築上郡塞年表儀傳

趙侯初親政問先世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者
月致其禮世家武靈王二年
大事記寄此一年

魏田需與周霄相善欲擧公孫衍衍謂魏王曰臣盡力竭
智爲王廣土地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
無成功也需亾臣將侍需侍臣將亾魏王曰需寡人股掌

之臣也亾之不可今爲子外之令無入子之事衍曰然初齊相田嬰有妾子曰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命弗舉其妾竊舉而養之長見嬰嬰怒文頓首請其故嬰曰五月五日子長與戶齊將不利于父母文對曰人生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如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問其父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文曰孫之孫爲何曰爲元孫文曰元孫之孫爲何曰不知也文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君相齊二王矣地不加廣門下不見一賢士今又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公家之事日損

文竊怪之嬰問其言愕然乃禮文使主家延客文延客坐語屛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客所與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使人謝餽無所遺失由是客日進名聞于諸侯公孫衍謂魏王曰魏所患者齊也田嬰言行于齊王王欲得齊何不召嬰子文而相之魏王曰然于是衍東約請郭君田嬰召文仕魏而身相韓魏策孟嘗君傳合纂二王譌作三王依吳注正

魏田需爲公孫衍所閒魏王疏之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請問田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魏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請問公孫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魏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

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用王將無所間之矣不如置需于側以稽二人之所爲二人知需非已黨也必將曰吾舉事而不利于魏需必挫我于王二人不敢有外心矣魏王因復親田需魏策

戊戌四十六季春正月滕侯卽位後諡文

燕侯自偁王季表楚世家燕易王十季

韓侯自偁王季表楚世家韓宣惠王十季韓世家後此一季秦紀冓此二季

趙城鄗世家武靈王三季表冓此一季

楚柱國昭陽逵師伐魏敗魏師于襄陵得八城孟子書梁王自言南

尋于楚郤此遂移師伐齊陳軫為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有貴于此者乎昭陽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不置兩令尹也臣請譬之楚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謂客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客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此一人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足未成有一人奪之酒飲之曰蛇固無足為之足非蛇也君相楚攻魏破軍殺將功已足矣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于此不勝身死爵奪此畫蛇足之類也不若

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善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齊策楚世家合編楚懷王六年魏惠王後十三年齊宣王二十年

秦使張儀會齊楚之大臣于齧桑年表秦紀楚魏世家張傳合纂秦惠王後二年大事記因楚世家有魏字編于楚伐魏之苒以魏世家攻之魏實不在會

魏相田需死秦張儀免相合出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國效之也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張儀公孫衍田文三人必有一人相魏矣代曰然誰相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魏太子之自相也代乃請北見魏王既至魏謂魏王曰代從楚來見昭魚有憂色問之昭魚曰吾恐張儀公孫衍

田文之必有一人相魏也代曰勿患也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田文相魏必右齊而左魏公孫衍相魏必右韓而左魏魏必不使相也魏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太子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非久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得丞相之璽以魏之彊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于是魏太子果自相魏世家編此于哀王時誤今正之

滕侯用孟子軻之言欲行井田之法使畢戰問孟子軻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若夫潤澤之在君與子矣有楚陳良之徒陳相信許行爲神農並耕之說孟子軻

闢之曰陳良楚產也說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子背子之師而學之不善變矣依孟子編滕文公爲世所不爲一時之賢君也許行之言先儒疑其受誣非矣此贊數語爲陳良亦一時傑人耳

齊人將築薛滕侯恐孟子軻曰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未幾齊築薛初靖郭君嬰將城薛客多諫靖郭君嬰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嬰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嬰留之請其說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嬰曰無此也請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

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無齊雖隆薛之城至于天猶無益也靖郭君嬰以爲善遂輟城薛孟子齊策孟嘗君傳索隱合纂索隱引紀季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季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先儒謂四月乃皆之譌皆封薛今城薛百今依閻氏釋地狄氏孟子編季參定

己亥四十七季韓魏太子朝于秦秦紀韓宣惠王十一季魏惠王後十四季秦惠王後

三季

韓王會趙侯于區鼠季表世家趙武靈王四季

魏有一女子化丈夫魏世家漢書五行志

魏以秦張儀爲相大子免相公孫衍惡張儀陰令人謂韓

公叔曰張儀之合秦魏也以爲魏攻有陽秦攻三川必可以得韓地魏王以是貴儀則韓南陽將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魏必棄秦而收韓棄儀而相衍矣韓公叔以爲然因委之衍以爲功衍果相儀免相秦怒魏之以衍代儀相也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魏策張儀傳年表秦紀魏世家稽古錄

史舉爲張儀非公孫衍于魏王衍欲窮之因給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戸邑于先生張儀說乃令史舉數見衍魏王

闔之而弗任史舉也史舉不辭而去魏策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諡曰顯大子定嗣立周紀

趙迎婦于韓年表趙世家趙武靈王五年韓宣惠王十二年

燕王噲諡曰易子噲立燕易王十二年世家

齊號辟田文爲孟嘗君猶其父嬰賜號靖郭君以榮之也

孟嘗君文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夏侯章未嘗不毀

之也董繁菁疑而問之章曰吾毀之以助之也且吾毀之

而君容之君不由此得備長者乎繁菁備著仲子遒謂

孟嘗君文曰君之好士未也雍門子陽得子之養士歛食

衣裘與士同士皆致死今君之家富而不與士同之士可致死乎死者士之所重財者君之所輕君不可以所輕者與士士安可以所重者致君也孟嘗君文曰文特未得古之奇士耳仲子連曰君之廏馬百乘被繡衣食菽粟豈皆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衣縞紵食粱肉豈皆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于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孟嘗君文聞是言敬謝焉孟嘗君文有舍人弗說將逐之仲子連曰猿猴據木搯水則不若魚鱉騏驥歷險乘危則不如狐狸曹沫釋三尺之劒而操銚鎒不如農夫故物舍其所長取其所短堯

舜有所不及矣孟嘗君文曰善乃不遂孟嘗君文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者不能學往教者不能化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孟嘗君文曰敬聞命矣乃摳衣請受業楚邱先生年七十披蓑帶索見孟嘗君文孟嘗君文曰先生老矣何以教之楚邱先生曰君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不能也抑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以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文曰文過矣依大紀通鑑綱目幷編策文及韓詩外傳三又十新序雜事五參定通鑑大事記于

是年書齊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未是封嬰見前十一年

楚王欲合魏逐張儀陳軫欲其爲魏無用也謂楚王曰王何爲逐張子楚王曰爲臣不忠不信軫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約且魏臣不忠不信于王何損忠且信于王何益逐而聽猶可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逐其相魏所恥也魏必不聽楚策楚懷王八年魏惠王後十五年

齊王將會楚燕趙之相于衛約外魏魏王患告公孫衍衍曰王與臣百金請敗之魏王從之衍期齊王至衛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賂齊行人以百金請先見齊王既得見因

久坐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事遂敗魏策

韓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用田成闞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多力者內樹其黨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驕其主或外爲交而裂其地則國必危矣韓策 通鑑

顏率見韓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于財率

曰好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將正言而已謁者以告公仲朋遽見之韓策

周季編略卷六下終